

慧眼觅诗趣 诗心著妙文

——《蔡旭散文诗五十年选》读后漫议

◎ 高若海

《蔡旭散文诗五十年选》是2015年复旦大学校庆110周年出版的。出版之前，我曾通读过全书，读后感触良多，既为他五十年笔耕不辍，诗如泉涌而赞叹，又为他散文诗从青涩到纯熟、从单一到丰富，从状物抒情到写意铸魂而击节叫好，我尤其喜读他闪耀着诗思火花的“心散步”“寓言诗”，情不自禁地想为之写点什么。

一

我赞赏诗人有一双于平凡生活中发现诗美的慧眼。

蔡旭说：“半个世纪以来，我的散文诗涉及的题材虽然广泛，但实际上只有三个字：‘写生活’。写城市，写现实，写身边的人物与事情，阳光与阴影，欢乐与哀伤。”（《蔡旭散文诗五十年·前言》）

柯蓝1987年在为蔡旭的《彩色的明信片》所写的序中就说道：“题材的涉及面是很广阔的。几乎所有能写散文诗的素材和生活镜头，他都写出很好的篇章。”

蔡旭的散文诗所写的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弄潮儿，不是壮怀激烈的英雄豪杰，不是被人仰慕的“高富帅”，不是影视里常见的霸道总裁、聪慧才女，而多是平凡生活的平凡人物。

在“人物廊”中，我们看到的是：走上T型台的黎妹，头上闪着胶灯的割胶女工，升任爸爸的施工队长，送快餐的小哥，足下生辉的擦鞋妹，晨运老人，刷墙工，卖甘蔗的老汉，天桥上的演奏者，在这些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寻常人身上，诗人却发现了人们几乎视而不见的诗意、诗趣。

写割胶女工：

头上闪的还是那盏胶灯，手上挥的还是那把胶刀，甚至盛放胶乳的也还是那只胶碗……

女胶工同她的妈妈，那位三十年前的女胶工，似乎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……

胶灯划过的，是一样的黑夜或月光；头上顶着的，是一样的暑色或雨晨。

熟能生巧，是一样的刀法与纹路；留给岁月的，是一样的树痕与心痕。

写在脸庞的，是一样的疲惫与振奋啊。

挑在肩上的，是一样的责任与希望！

写卖甘蔗的老汉：

这条街，拥有最多甜蜜的人，就是他了。
这么多甜蜜，却没有独享。他根本就不享。
……
一根根递送，一截截递送。
只把甜蜜的后遗症，那些果皮与蔗渣，留给自己。

写卖蛋的母亲：

以下蹲的姿势，她守在市场角落的蛋篮边。
市场里没有她的摊位。因为她租不起市场的摊位。
早逝的丈夫，读小学的女儿，压偏了她命运的天平。
卖蛋的天平却坐得很正。
……
一些熟客，同她互递着关切与温暖。
交换着信任还有被信任。
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她就在这一个角落蹲着。
如同一只不知辛劳的母鸡。
以下蹲的姿势，为她那未成年的女儿，孵化希望。

写天桥演奏者：

把一条腿盘坐在天桥的地板上，用两根弦拉响生活的颤音。
正是张灯结彩的日子，所有的曲子也跟着张灯结彩起来。
那些欢乐的音符在空中飘荡，很想和天桥上下的气氛打成一片。
……
他用曲子，展示了别人的生活。
却用场景，展示了自己的人生。

把责任和希望扛在肩上，把甜蜜分给别人，为女儿孵化希望，为人们喜庆节日演奏华彩乐章，诗人抒写的人、事、生活场景，我们那么熟悉、多见，但却司空见惯，从不把他们和诗联系在一起。而在诗人的眼里，这些平凡、琐细的情与景，都有着人们忽略、无视的真、善、美的元素，都有诗趣、诗美的存在。诗意的发现，深意的发掘往往是从细小处入手，从简单生活中发现的。

蔡旭在《不穿白大褂的天使》写到诗的魅力与感染力。一位重症的患者，获赠不能让

热血和希望凝固的诗句,从而开启了崭新的人生。是诗:

给那被生活打得焦头烂额的小船,撑起了人生的风帆。
甚至撑起诗的风帆。
他从病床上坐起,从病房中走出。
他想到写诗,面对真、善、美,不得不写诗。

“面对真、善、美,不得不写诗。”正是诗人的内心独白,也是诗人以独特的眼光发现诗,以清新的文字抒写诗的动力源泉所在。

二

我赞赏蔡旭的散文诗充盈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清气。
浏览“市声录”“简生活”“心散步”“诗寓言”,诗人爽朗的清气跃然纸上。
在《染发》中,诗人警戒自己,不要被环境染黑,要保持自身的清白:

黑白斑驳的人生,本无可厚非。
或许抵不过潮流,或许顶不住虚荣——
把清白涂黑了。
同一些人一样,我亦未能免俗。

所幸的是,老汉我染的,仅仅是头发。
不幸的是,有些人染的,不仅是头发。

面临空气的污染,环境的恶俗,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出淤泥而不染的难度:
《过秤》:

其实我也知道,空气正在变质。无论是瓜果还是蔬菜,早已不再纯洁。
这些不纯洁的营养,又化身为我的血肉。

但是,他还是坚持着让阳光驱走阴影,让内心一尘不染。

《晒被子》:

久雨见晴的日子,所有的被子都跑出来晒太阳。
我把棉被、垫被、毛毯、床单、枕头巾全搬出来,与阳光亲密接触。
看见它们郁积的闷气一扫而光,一个个兴高采烈。

一个个，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
其实我也很喜欢晒太阳。
喜欢让太阳晒出我的阴影。

《不算陋室》：

台风与暴雨，刷旧了宿舍大楼的容颜。

.....

墙角叠放着一堆旧书。
外皮灰尘满面。
内页一尘不染。

“内页一尘不染”，说的是书吗？当然不是。

诗人是借书言志，唱出自己的心声。

诗人的清气，凝于笔端，便酿成诗文的清气。

诗人的描绘，不是浓墨重彩，花团锦簇，而是水墨丹青，质朴无华；诗人的吟唱，不是引吭高歌，交响宏浑，而是牧歌短笛，浅吟低唱。

蔡旭说：“多用平静的口语叙述自然而然地流露生活的诗意，力求用美好的情感与深邃的思索打动人心。我追求语言朴实、简洁，有内在音乐美。”（《蔡旭散文诗五十年·前言》）

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评述丰子恺的画时说过：“他的画极家常，造境着笔都不求稀奇古怪，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。”蔡旭的散文诗也达到同样的意境，给人一种清新隽永、余味深长的感觉。

人们说忧患出诗人，愤怒出诗人，但蔡旭却说诗是清纯的。诗人借碧波荡漾、清澈见底的淇河水，喻示诗心的纯洁，诗河的绵长。

《不被污染的淇河》：

一条原生态的河。

从太行山的峰峦叠嶂奔涌而来，在豫北的广袤原野流淌而过。

“淇水汤汤”，水很大。

“淇水流碧玉”，水很清。

“十里淇园佳处，修竹林边”，竹很多。

碧波荡漾，清澈见底，流出一百六十一公里旖旎好风景。

.....

一条诗歌的河。

从《诗经》流出来，在三百零五首中占了三十九首。

从许穆夫人，中国第一位女诗人的笔下流过来。

从李白、杜甫、陈子昂、王维、高适的心中，带着《全唐诗》中的四十首佳品，流过来。

.....

几千年了，淇河当年有多么清澈，今天还有多么清澈。

它不会被污染。

千古不变地流淌着美好、纯粹、崇高的诗歌，它总能荡涤——一切的污泥浊水。

在《坐看退潮的大海》中，我们就看到了诗人对顺其自然是何等的崇拜。

我又坐在故乡的大海边，读着退潮的大海。

不像涨潮时，那么兴高采烈地叫喊，那么汹涌澎湃昂首阔步地跳跃与跨越。

尽管也有声色，也有动静，也有一点小小的浪花。

.....

多少年了，我在反复的诵读与默念中，感叹它撤退的平静。

我真想学，却终究还是学不到，大海它顺其自然，收放自如的进退。

大海的顺其自然，是诗人认真想学的品格，所谓终究学不到，是自谦之辞。实际上，蔡旭的散文诗，正体现着其师法自然的所得。

我国唐代《二十四诗品》将诗的境界分为不同的类型，其中有“冲淡”“含蓄”“自然”等诗品，是与雄浑、纤浓、绮丽相对的。在论述“自然”一品时指出：“俯拾即是，不取诸邻。俱道往适，著手成春。”强调诗境的自然而然。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，将自然评为画品的最高等级：“自然者，上品之上。”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”蔡旭的追求，与我国古代的审美崇尚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三

蔡旭的散文诗所以能有如此成就，是因为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——童心。

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论述艺术创作必须保持童心时说道：“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”

李贽还说：“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事无根柢；著而为文辞，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，非笃实生辉光也，欲求一句有德之言，卒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从外人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”

何谓“童心”？“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”纯真、不被外界干扰的本初之心是也。屏弃外在尘世名利之侵扰，永葆“心之初”，就能慧眼常开，诗心永存。诗心有爱，有真诚，有人生本色，自然、从简。

诗人很重视童心的保持。他的一本散文诗集就取名为《童心与父心》。他在“诗寓言”

中唱出“只要有了爱”“没有说假话”“本分的活着”，正是诗人心迹的披露。

《岩石上长出了新绿》：

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一年到头总板着脸。
突然有一天，它竟然笑了。
在它光洁的岩壁上，伸出了一片绿叶。
……
这是真的，只要有了爱，石头也能开花。

《同假山合影》：

虽然山是假的，但它却没有说假话。
假山自然没有真性情，但它并不标榜自己是真的，没有说假话，还是可取的。

《不需要走红的青椒》：

菜椒一直青着，从来没有走红。它被人叫作青椒。
好在它明白，并不是所有椒类都能走红。
世界上，并不是只有一条路。
它本分地青着。青得坦然，自足，心安理得。
它又努力着。以生命的颜色，青春的姿态，做最好的自己。

面对着金钱的欲壑、名誉的陷阱、人世的纷烦扰攘、权势的羡慕与追逐、走红与不走红的攀比，诗人赞赏的是本色地活着，像青椒一样，“青得自然，自足，心安理得。”

这使我们看到了诗人诗心永在的秘密。

四

蔡旭的散文诗尽写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，然而我们眼前的现实，往往是贪腐、奢靡、虚假、伪劣、恶俗、欺瞒、不公，无道与之共存，是否诗人把现实写得过于美好，有粉饰太平之嫌，抑或是诗人远离社会，过着田园隐居式的生活，才显得与众不同？

绝对不是。

诗人对所见的假、恶、丑绝没有姑息，而是坚决予以挾伐，其对环境的忧虑、对虚伪的批评是随处可见的。

诗有六艺，曰：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。蔡旭的散文诗没有雅、颂的奢华与铺陈，在风的美刺方面，一点也不逊色于风。

请看，《一个小区的诞生》：

这里原本是农村。
有成片苍翠的树林,还有梳妆的风。
有讲解历史的山,和会唱歌的溪水。
城里人用一些许诺,让它也有了城市户口。
一片片灰色森林,刷刷地拔地而起。只不过借道的风,只能艰难地侧身而过。
有了山,假的。
也有了树,小的。
有了一池没有浪花的水,只能照镜,不会歌唱。
一切喜欢用一个新字包揽。不过空气变旧了。

诗人目睹了乡村变城市的演变,水泥森林遮挡了清新山风,假山假水代替了自然山水,当人们忙忙碌碌,红绸剪彩,欢庆新区的诞生时,诗人却清醒地感到自然环境的改变,令人窒息的旧的城市病将会重现,于喜庆的喧闹中,别有一番远离自然的忧虑。浓浓的乡愁,淡淡的惆怅,犹如一股清流,流向人们的心田。

《这片被囚禁的土地》则直指权力与商业资本的联手,贪婪地巧取豪夺:

这片土地被囚禁多年了。
每一双眼睛都见到它的荒芜,但都看不到捆绑它的那些绳索。
.....
自从一个大红印章盖住一个大圈之后,这一片土地便停止种植了。
不种粮食,不种蔬菜,甚至也不种房子,
只种着荒草、污水,还有垃圾。
.....
不是有红头文件管着吗?
有呀,不过有些管文件的人在耳热酒酣中心照不宣了。
那些从腐草丛间流出的肥水,正在月黑风高夜被分享。

犹如捆上了沉重的锁链,被囚禁的土地不稼不穡,地利尽失,然而圈地商与土地管理者却觥筹交错,耳热酒酣,庆贺圈地价值的飙升,在这大红印章的背后,有着多少利益交割、利益输送,诗人看在眼里,血脉偾张,怒怼贪腐者的权钱交易,使诗人清风朗月的诗风,也有着金刚怒目的诗句。

《不再轻信》写作者坐在电视演播大厅里的经历,如何醒悟到从轻信到不再轻信的心理转折。

舞台两侧,各有一个呼风唤雨的人,他们手臂一次次高高地举起,一次次扇起风浪。

全场便一波波地卷起汹涌的涛声。
我坐在台下，忽然发现自己改变了身份。
不再是观众，也成了演员。

为何不再轻信，是因为看到了作假。从电视演出的作假，联想到食品、药品、学历、清廉的假，因而强烈呼吁《借我一双慧眼吧》。

都说他有一双慧眼。
一双鉴别真假的眼，一双识别伪劣的眼，一双不为疑云迷雾所惑，不容砂子尘埃所侵的眼。
就像刀子，那样锐利，那样准确，那样一针见血，那样由内到外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直取本质。
令消费者拍手称快，让假冒伪劣产品原形毕露，使制假者售假者望风而逃胆颤心惊。
他是质量监督局的工程师，他是远近闻名的“打假专家”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打假专家，却被新来的局长下岗了，据说是因为某些人的投诉。至此，诗人笔锋一转，写道：

也许，该借给那位局长一双明辨是非的眼。
也许，根子在这位专家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……

为什么打假专家被解聘？为什么不明辨是非的局长得以上位？诗人的这些问题，引人思索。

假、恶、丑的存在，都是人性迷失的表现。人性的光辉，乃是诗人的诗魂。他在狗年写下的《狗在本命年与成语咬架》，正是呼唤人性的回归。

都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。/狗年到了，却找不到一个好的成语。/狼心狗肺是指品质不好；/偷鸡摸狗是指行为不端；/狗眼看人是指眼光势利；/狗皮膏药是指骗人货色；/心胸狭窄就说鸡肠狗肚；/不择手段就说蝇营狗苟；……

都说狗是人最好的朋友。/那个忠心耿耿的狗到哪去了？/那个聪明、勇敢、机灵的狗到哪去了？/那个不嫌家贫不嫌母丑，只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窝的狗到哪去了？/忍辱负重的狗，在本命年与成语咬成一团，只要一个说法。/身不由己的成语只能坦白：关我什么事呀，这都是人说的呀。

啊，狗啊狗，不管好评差评，它一直是狗。/啊，人啊人，有的时候，真的不是人。

“真的不是人”！这是诗人对那些灭绝人性、践踏人权，违背人道行为的深恶痛绝与无

情鞭挞。

人啊人,诗人正是以仁心、仁者爱人要求自己,诗人身上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。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平凡的小人物唱赞歌,为什么睥睨权贵,为什么对弱势者始终关注,充满着爱,答案全在这里啊!

(2018.7.27)

(高若海,北京人,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,曾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,上海图书奖评委,研究方向为中西方美学)